

千灯有影

Q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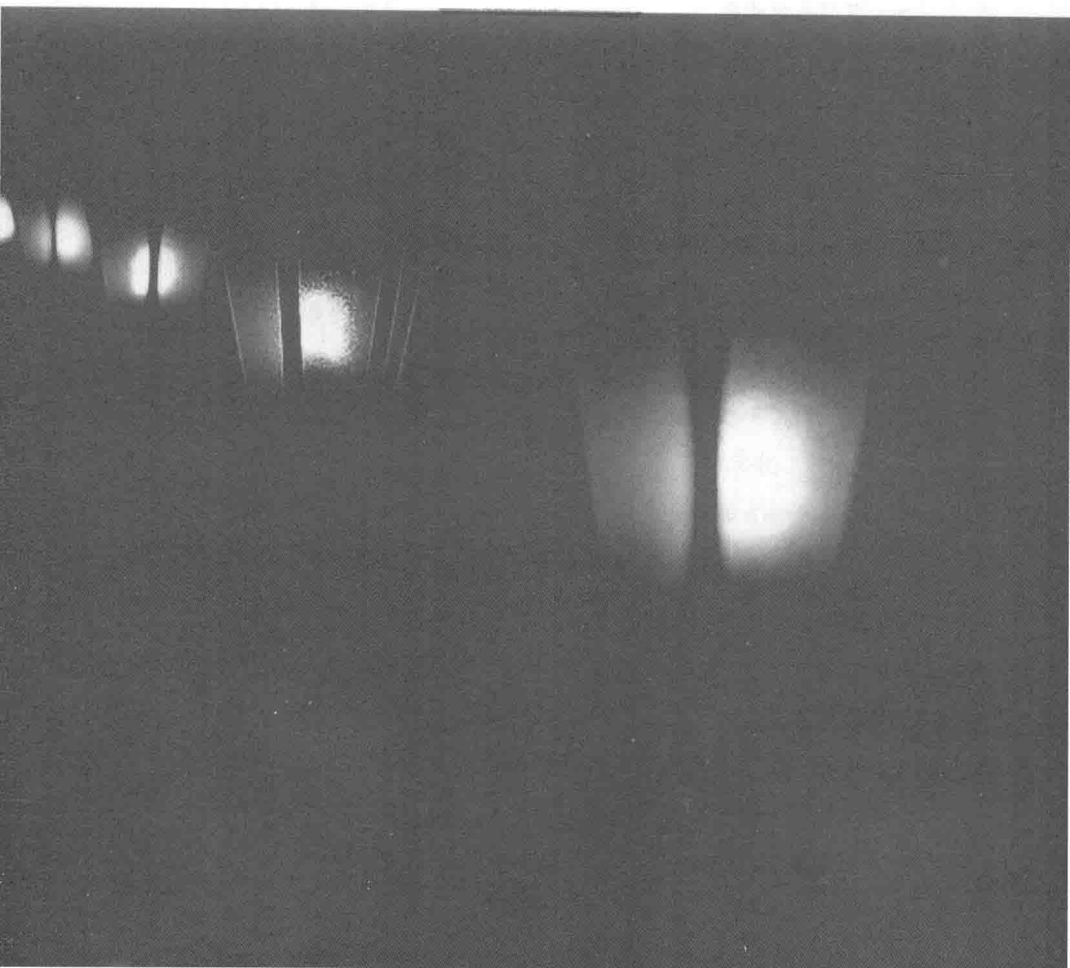
文化批评论集

DENG

YOUYING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

蔡 丽

我到云南大学任教不久，即认识了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谢轶群。那时候他已经崭露头角，在校两年多的时间写作、出版了两部历史文化书籍，曾引起人们很大的惊叹。此后这些年他成为和我往来密切的好友之一，我目睹了他的执着、真诚、敏锐和从不泯灭的性情。在无数次师友之间无拘束的交谈臧否中，谢轶群常常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他横溢的才情和一针见血的见识背后，总能让人感受到那份赤子般的心地。文化之外，时政、国史都是他的兴趣，他身上流溢出的中国文人传统的天下情怀，以及对今日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历史使命的自觉，总能让大家获得一份传承已久而今已然渐失其味的人文品格的温暖。同时，他的品性在奔放无羁中又有端持有节、谦恭守礼的一面，这在当下或沉闷僵板或躁急轻狂的学坛，实是弥足珍贵。

多年以来，谢轶群的关注重心都在文学—文化关联领域。这部论集内容很丰富，包括文学现象的扫描与聚焦、文化潮流的感应与审视、社会思想的忧患与瞩望，所论有些是小说、散文作品，有些是网络现象，有些是影视歌等流行文化，甚至包括古代文学，可谓林林总总。他有文艺学专业的理论背景，但不喜欢在周密严谨的学术理论中规约自己的思考，那种学院学问的操作方式对才情多方的谢轶群来说，实在是一种束缚，他更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一种锐敏的思辨与张扬的性灵交融互补、自由驰骋的文学（文化）反应批评。

批评和研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研究更强调客观严密，重学理，重逻辑，而批评更强调敏锐及时，重眼光，重才情。谢轶群的身上具有一个批评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观察与捕捉的能力。读谢轶群的文章，是能够“看见”一个凝精聚神、时在思索的批评

家形象的。他的笔墨视野非常广阔，纵横古今中西，也不拘泥于是名篇大作还是流行时尚，涉笔之处即形成一个批评家目光中的现实与腹中知识互相沟通的信息场。这样的批评显然不是高阁书斋的，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的批评恰恰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热爱文化的人群一种“文化生活”的表现，一切思想因而具有了深厚的生活土壤，并且和鲜活的生活进行着即时的沟通。读谢轶群的文章，总是十分畅快惬意，除了语言、思想因素，其原因就在于他体现了这种共同的生活和一定度量的文化思考。在这种“及物”的批评中，以他的视角为导引，提示读者对身边的文化生活的注意；以他的观点为媒介，唤醒或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真正切近“批评”的要义。

这部文集中，有一组四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取名为“眼到与心到”。窃以为这是谢轶群的批评心得，“眼到与心到”的总结很能代表他的特征。他目光敏锐，抓得住重点，看得出问题的关键之处，毫无长久学术训练之后易于产生的失去直觉和常识的迂腐气，他总是有着新颖的视角和独到的思考。比如他谈网络和纸媒的问题，这是一个老议题，但他就能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和编辑的方向引导两方面来厘清网络和纸媒的关系，从而非常生动地勾勒了当下文化热象背后生产与消费的互相传递关系，揭示了当下文化生产消费为上的本质。他笔下的文学和影视也都是我们平常接触的，但我们就难有他的角度他的观点，比如当代官场小说，相关的研究和关注都很多，当代官场小说和清末官场小说的对比研究也相当多，这是一个已经被人做得没啥滋味的题目。到了谢轶群这里，他却能够拉通百年官场小说创作，而判断出当代官场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改革开放”“反腐倡廉”“商业逐利”等四种价值取向，观点的新颖，考察问题的独特角度，使一个不新鲜的议题熠熠生辉。

我们是好朋友，很多他在的文化现场我们也在，可是我们的泛泛议论很快归于生活的庸常，消失于记忆的清零中。只有谢轶群是有心人，他在即兴评议之后，又加以以丰富的考证和冷静的思索，把一时兴起的观点和想法转捏得有模有样，比如对“穿越”文艺作品的审视，对韩寒现象的思考，就特别有文化生活有心人的风范，随时捕捉发现，随时深化思考，把感触和心得提升到对驳杂文化现象的丰富而清晰的阐释。

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却越见复杂，今日的很多学人往往偏向某一领域的精深，专才多于通才，能够各方面广为涉猎的不多；另外，做学问者往往又有一份清高，和现实大众的喜好、和当下喧腾的潮流都保持相当距离，能够既有阳春白雪格调又关照下里巴人趣味的不多，这也是学院派批评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一个原因。谢轶群恰恰是

一个知识面相当广阔、文化涵养的累积比较丰厚、个人的性情十分率真、文化的感知非常敏锐到位的一位批评家。他的文章，不少谈的是时下文化生活热点议题，但考察问题的角度、关涉面、求证观点的思维运作，往往体现出一个研究型学人身上具有的素质。才情的飞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背景知识的丰富、思考推进问题的缜密，以及相关判断背后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这是一个有性情更有学养的才子。

中国是一个讲究文章艺术的国度，传统文史思想大家，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曾经是共识；而今日的学术界由于科学训练的充分和文学修养的匮乏，对此传统日益远离，很多理论批评文章晦涩无文，落入了“谁写谁看”的怪圈。而谢轶群的批评就具有文章之美。他的文章标题大都拟得叫人眼亮，“这一炉温暖的余烬”“无法遮蔽的少年心灵光影”“一曲陈年哀歌”“文化的花落与燕归”等等，生动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充满浓浓的雅致韵味，看着这些标题，就知道作者是富于艺术修养、能与文艺作品心灵沟通的人。阅读这些文章，那流利而又考究的文字常常有力地牵引读者。他的语言，呈现出汪洋恣肆中有度量、遣词造句有琢磨的特征（特别是《韩寒何时会out》《电视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央视“春晚”：矛盾的盛宴与扭曲的欢颜》等篇目），体现出一个批评者临文之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权衡沟通；他的文章，既具有对批评对象的得意忘然的激情投入，显出性情浸染的水润感和个性力量的张扬，同时又具有理性思辨、反复考量的缜密，论理表态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比如《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透视》《家国情怀的历史叙述》等篇目）。不管他把笔触伸向思想文化的哪一个领域，文章都能让人感觉到这种有分寸的激情、反复考量的品鉴、妥当晓畅的表达和一种尊重客观性和健康理性的判断力。这是批评的魅力所在，也是谢轶群文章的魅力所在。

全书四十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作者思维和表述的敏捷灵动，自由的心智在批评点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时摇曳出动人的风姿。在较深层次上，贯穿着作者对人文立场和现代世界共同价值的坚守与弘扬。据我所知，谢轶群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精神取向，自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主潮的影响，乃至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资源的汲取，赋予了他令人称道的精神底蕴。如果用“大格局”“大担当”来评价的话，目前当然还不太恰如其分，但在当下的学术文化版图上，谢轶群的理念和劳动有其相当可贵的一面。

这本书也有它的瑕疵，比如关注点不够集中，论题也不够集中，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就过于宽泛，有些精力就花费得未免冤枉；一些文章即时性强，固然反应迅捷、眼光锐利，但文化积淀和与理论的联系尚待加强。谢轶群和我同岁，刚入不惑之年，正是做学问和研究的关键时期。作为朋友，我由衷地祝贺他的大作付梓，同时也由衷地期待他下一部更高水平的著作面世。

是为序。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目 录

CONTENTS

序 蔡 丽 001

辑一 扫描与聚焦

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透视
——简论黄玲的高校题材小说 003

当代“官场小说”的价值取向与阅读心理 010

诺贝尔文学奖的多棱镜
——莫言获奖反响评析 017

书刊编辑制度与网络文学生成机制比较探析 023

网络文学向纸面文学转化中的接受心理与编辑含量
——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例 031

这一炉温暖的余烬
——关于“旧体诗词复兴”的思考 036

人生行囊里的五味
——读黄玲散文集《从故乡启程》 040

眼到与心到（四章）	047
无法遮蔽的少年心灵光影	
——《驿路梨花》重读	054
误解重重的文学学科	058
曹丕《典论·论文》今读	063
苏轼《定风波》中的旷达与“阿Q精神”	070

辑二 感应与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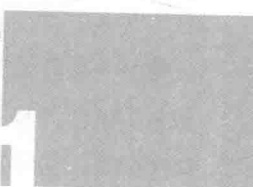
韩寒何时会 out ?	077
电视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关于《知青》的是是非非	083
理想委顿与价值错乱	
——“穿越”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审视	087
影视“颂皇热”透视	090
《建国大业》中的意识形态整合	092
家国情怀的历史叙述	095
意深虑周的《阿佤山》	101
主旋律影片《独龙之子高德荣》的得与失	104
《百鸟朝凤》：一曲陈年哀歌	108
央视“春晚”：矛盾的盛宴与扭曲的欢颜	113
诗歌黄昏中的明星诗人们	117
潮声还在回响	
——黄金时代的台湾流行歌曲	128
再现心灵深处不灭的记忆	
——答《中国商报》记者陈曦问	141
文化经纪人在纯文学领域的发挥空间有限	
——答《春城晚报》文化主笔姚霏问	145

辑三 忧患与瞩望

一言难尽说知青	149
“国学”，最好还是别“热”起来	158
文化的花落与燕归（五章）	162
不教青史尽成灰	
——读王新《孤往雄心：发现“德国学派”	
艺术大师全显光》	172
写在页边总是疑（三章）	177
察死而知生	
——关于三起死亡的感想	183
“纳税人”和“圆明园”	187
“生命高于一切”吗？	190
话说 2011 年度流行语	192
片羽六议	195
林纾“反对白话文”的来龙去脉	200
李广田的乐观与郭沫若的“佯媚”	208
荣光与悲怆	
——那一代文化人的生命轨迹	210
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212
后 记	215

扫描与聚焦

辑一



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透视 ——简论黄玲的高校题材小说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黄玲教授是一位在文学领域素养相当全面的人物。作为学者，她梳理云南女性文学史的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和研究第一代彝族作家的专论《李乔评传》填补了两项学术空白；作为作家，她出版有长篇小说《孽红》，并在全国发表多部（篇）或诗情流溢、或简练爽利的中短篇小说。在纯文学创作之外，她还成功地涉足过通俗小说的写作。天性的沉静淡泊、生活的汰洗历练和多种写作方式的体验磨砺，使她近年来的写作越发流露出一紧不慢、不温不火的从容和成熟。

在黄玲那数量并不很多、质量却深可称道的小说作品中，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尤引人注目。在其小说集《四季流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中，《在假期飞翔》《胡博士考博前的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和《房子那些事儿》等篇目一定会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除去大学和文化蒙难的时代，因为作为文化枢纽的高校和作家们之间天然的精神联系，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一直脉流不断，20 世纪上半叶便已产生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围城》等名作。如今，高校是一个在社会上话题重重的地方，供职于高校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极富文学上开掘、书写的价值。因为大学扩招，又形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对高校题材充满亲和感的庞大读者群体。于是近年来，不断有这一题材的小说作品推出并引起反响，如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葛红兵的《沙床》、梁晓声的《贵人》、南翔的《博士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等。在这些繁盛而驳杂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黄玲的作品以其对高校题材的个性化把握、对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洞悉描摹，为时代夹缝中的卑微灵魂画像，隐晦流露情感评价和价值判断，显示出了自身特色和成就。

题材把握：悲凉冷色之中散发的约略暖意

如何处理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对高校和栖身其间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持何情感基调，作家们在这一初始性问题上似乎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作家（包括身为高校教师的作家）按照“文化圣地，精神家园”的传统说法来设置作品氛围，基本没有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形象作为人物塑造目标的想法，小说中的高等学府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南辕北辙。对高校与高校知识分子的宏大、神圣、崇高、理想化的传统评价和社会印象在这些作品中全受否定、解构、嘲弄和不屑一顾。这里有作家的观察和洞见，有文学立意创新性的动机，也有现实状况在真实性上对这一题材写作提出的新的、有力的要求。

在处理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上，沈从文的《八骏图》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深刻揭示饱学的教授们在作为道德文明化身与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分裂；钱钟书的《围城》则从哲学的高度，以上帝般的眼光居高临下审视这一群体生存状态的种种荒谬；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揭去高校和知识分子的优雅外衣，裸露他们在这个时代被动或主动的腐朽堕落；阎连科的《风雅颂》则以近乎恶作剧的态度，以离奇的情节，“诋毁”和嘲弄高校知识分子……

黄玲同样没有简单幼稚地描画理想化的学府书香，大学校园内的浪漫气息和梦幻色彩于国家民族和作者个人都的确已属昨日，但她在面对这一题材时显出了和其他作家的微妙不同。她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从《在假期飞翔》《胡博士考博前的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到最近完成的《房子那些事儿》，我们都看不到文化诠释和哲学观照的野心，这固然让其作品部分地失去在男性作家那里常要追求的厚重和深刻，形而上的意味不浓，但展示了不凡的写实功力，呈现了生活真实的质感。我们也看不到那种刻意的颠覆、肆意的嘲讽和令人窒息的一团漆黑，在一些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因为图书市场对其商业化写作的要求，我们感受最深的不是对高校现实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对喜看“佛头着粪”不良社会趣味的迎合。和笔下人物一样，他们似乎同样没有真正的文化信仰和知识分子操守——如果不是对高校和知识分子“爱之深、责之切”的话。

黄玲处理这一题材，失望悲凉的冷色之中又约略散发出一定的暖意，或曰暖意

在冷色围裹中微弱隐现，这是黄玲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基调。《在假期飞翔》中，某师专人、事总体庸俗不堪，而系副主任江河的刚硬正直和学员于小兰的质朴上进，以及苏菲的青春气息，乃至油气的潘强在关键时刻的担当，让作品免于污浊展览和对高校的“恶意”态度。《胡博士考博前的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中，胡东海的系列遭遇还原了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卑微无力，但在情节设置上没有走向耸人听闻和庸俗低级。我们看到，与胡东海离婚的同为高校教师的妻子并未因金钱诱惑而出轨，胡东海考博成功全靠自身努力和导师的识才而不是成绩外因素，他和利用自己的女老板未发生部分读者期待的情色故事，校长谢国庆和处长张月在干练中仍有老同学的人情味……而在别的作家那里，这些太容易设置极富刺激性的情节了。

这样的基调把握和情节设置，反映了黄玲作为高校中人面对现实的纠结而又健康的态度：在批判中有着一定的“同情之理解”，同情的理解又不至于走向对现实的认同。几年前初读《在假期飞翔》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小说可归入“新写实”一类，即对生活只呈现其现象、状态，放弃道德评判，不赋予生活各个侧面或正或反的“意义”；这次重读，体会到了作者漠然背后的温度，对残存的美好作者是珍惜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珍惜残存的美好，又不回避这美好在现实中的脆弱。将这种内心奔突表现得如此平静流利，很能体现一个小说家的功力。

黄玲以平静淡然、见怪不怪的笔调讲述高校环境的污浊，以及知识分子因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的失落而表现出的低俗卑微。阅读中我们隐约感受到有两个作者，一个身在其外，冷眼打量，平静描摹；一个身在其中，感同身受，无奈而压抑。作者和自己所书写的生活、人物、场景、氛围等的关系也是微妙的，既需要深切的情感体验、投入，保证叙事的饱满；又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距离，能够冷静地以更为开阔的眼光、学识和创作目的让一己体验化为更为深广的作品内涵。否则，不是缺乏生活支撑的概念化，就是深陷其中的境界狭隘。黄玲的生活积累和知性气质让她精到地处理了这种内外关系，随脚出入笔下营构的艺术世界。第一遍读，读到的是洗练流畅的故事；重读再读，读到的是背后的伤神与忧患。

曾经流行过的“新写实”主张也许是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抹新意，然而深入一想，“原生态”的故事和人物何劳作家呈现？谁不是生活在你要“呈现”的现实之中？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文学若“等于”生活就失去了文学的价值；并

且，富兰克林有言：“事实是一只袋子，你不往里面放一些东西，它就立不起来。”作家在组构小说时，各种评判和取向是不能放弃、也放弃不了的。

作为教授，黄玲对自己安身立命的高校的情愫不可能是割舍得断的，对文化和知识分子也是难以完全抱绝望态度的，对生活更不是如她部分作品表面上表现的那样漠然萧索、不以为意的。2008年，她在《民族文学》发表了散文《从故乡启程》，这是一篇气韵汪洋、音调铿锵、温馨而雄浑的佳构，动人心魄地展现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心性信念下，书写高校的面目全非，高校知识分子在强大现实中的卑微庸俗，在隐藏于画外音之外的批判中，也时时能读出一种标志着一个作家成熟的自嘲和自伤。

人物塑造：勾画时代夹缝中的卑微灵魂

黄玲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人物，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夹缝中。所谓社会转型，官方话语中是指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实际上，这种转型也应理解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士”——的地位和价值不容置疑，学府——传播儒家文明的“书院”“学堂”之类——同样是神圣之地。虽然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书中自有”的三句自信判断，都赋予了读书人和教育工作者莫大的自豪和高度的自尊。知识分子由此具有厚实的心态、坚定的信念，以及至少具备基本尊严的生活。《儒林外史》和《孔乙己》所描绘的，只是读书人中的落魄者的生存状态。而当传统的儒家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文教界的运行根基、形式、目的以及文教人士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发生改变。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个著名的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指既厌弃自己出身的贵族，又融不进普通民众阶层，而成为两边都无法皈依的“多余”者。转型期的高校知识分子有些与之相似，社会转型期其实就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夹缝。在这夹缝里，高校知识分子既丧失了传统上的道德优势、地位优势和主流价值观支撑，又未获得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建立在契约下义务与权利对等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文化的神圣感和职业的优越心理仍然惯性存在，却已经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分工下“专

业技术人员”的普通身份已成事实，却又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心理归属——高校知识分子由此成为时代夹缝中的卑微灵魂。

在黄玲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胡东海这一形象是最为醒目的，这位《胡博士考博前的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两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可谓集中地体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夹缝化生存。胡东海从自己大学毕业到儿子考上大学的生活过程，基本涵盖了从改革开放至今一个高校教师可能经历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分配，调动，下海，考博，评职称，竞聘干部……时代的每一波潮流几乎都裹卷过他，琐屑的现实事务完全淹没了这个本应在文化上有所创造的大学教师。在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胡东海有学术生活和学术追求，他的教学只以善于八卦而得到学生喜爱，他的考博不过是自尊受损的报复和骑虎难下，他的岗位来自上级的关照，他的评职称类似于权力斗争。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付现实生活的消耗和磨损。一个本来颇具才华的大学教师，在无奈而疲倦地挣扎了近二十年后，人生的最大收获也不过是儿子的成熟懂事。作者流畅的叙述中，在胡东海身上，展现的是高校知识分子备受折腾的残酷、冰冷的人生。

胡东海这个人物是一个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他的文教事业初受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后毁于市场经济下高校里污浊世俗的环境；他企图投入时代，尝试过经商，也参加过干部竞聘，但骨子里的书生意气又让他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周旋。他拉不下面子求人为妻子办调动，出于自尊拒绝女老板的求欢，不懂得与新单位的顶头上司搞好关系。两部中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他在时代的夹缝里处处碰壁、不断受辱，博士学位与副教授职业多数时候没有照亮他的生活，反而成为现实际遇的无情反讽。

作者最后为胡东海设计的心灵归宿是儿子。在这个暖色调的结尾中，实际上无声宣告了高校知识分子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的幻灭：今天已无文化、教育的追求和事业可言，在育儿乐趣和家庭温暖中得到最终慰藉，与无数普通人毫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黄玲没有以同情的笔调把胡东海塑造为一个满腹学问、怀才不遇的社会不公受害者。平静的叙述表明这绝非特例，而是司空见惯、俯拾皆是、不足以激发人的情感反应的普遍现象；同时作者一样描绘了胡东海的虚荣、浅薄、抠门和小心眼，她并不认为文学博士、大学教师就不是凡夫俗子——胡东海既有被现实扭曲、俗化的悲哀，同时他本身具备的特别出类拔萃的素质本就不多，跌跌撞撞

走通体制内的学位与职衔晋级之路，与文化人格的提升、完善可能并不相关。

在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系列里，胡东海集中了“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的各种遭际和特征，不管是根据传统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哲学典型观，还是“富于魅力的性格”的审美典型观，这个形象都堪称一个闪光的典型。

这种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同样表现在极富时代气息的《房子那些事儿》里。南方大学的教师们平日大多保持着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雅和一定的脱俗，但在住房这种本时代最大的现实利益下，纷纷把持不住。赵远志教授在疯涨的房价前后悔当初的廉价转让，公然毁约，不惜违背道德以要对簿公堂索回差价；陈燕妮老师与朋友口头约定了较低转让费后心有不甘，硬着头皮红着脸撒谎找由头又要回了房子；刘雯雯博士开始淡定超脱，表示不要房子而要享受生活，而当看到同事在分房中获得莫大利益后逐渐动摇，到后来骂自己“真傻”；洪光士教授在选房时一反平时的仙风道骨，挑了个与领导为邻的单元，因为他考虑到“和领导住一起将来维修方便”……

用小说中陈燕妮的话说：“房子的事就像个大旋涡似的，一站到边上就头晕，身不由己就被卷进去了。”房子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大学里教授、博士们的卑微。贫薄的精神底子抵抗不过现实的诱惑，现实的诱惑轻易击穿了精神乃至道德的障壁。在商业时代现实和精神的夹缝里，一套房子即刻让高校知识分子的清高抖落，露出小市民为利益而盘算计较、你争我抢、动辄得失的本来面目。知识分子的心理优越来自精神世界的丰盈超拔，当他们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的诱惑或威胁面前土崩瓦解迅速落俗，自尊和自我认同所受到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人物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中的，黄玲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从《在假期飞翔》《胡博士考博前的生活》《胡博士的世俗生活》到《房子那些事儿》，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景物描写（作者较早一些的作品表明她是很善于诗意化的景物描写的），琐屑低俗的现实人事完全塞满了这些人物的精神空间，他们的心灵已失去了感受蓝天白云、春花秋月、雨水雾霭这些能够修补人类精神创伤的自然景物的能力。有社会环境的挤压而已无力体会自然环境的慰抚，作品中的这种安排暗示出高校知识分子更大的精神创伤和更深层次的悲哀。

因为作者深知，高校知识分子在这时代拥有的不过是一颗被现实挤压、扭曲的

卑微灵魂，所以她在描述笔下的人物时，对相对正面的人物也不流露尊崇，同时也不过度挖苦他们的尴尬（比如《在假期飞翔》中的系副主任江河）；对那些高校阴暗面的直接造成者，显露他们的龌龊，不过也不进行刻意的丑化（如《胡博士的世俗生活》中的文学院院长柳梦川）。这种人物塑造让人读出了作者的悲悯，用周作人误会鲁迅而与之绝交时的话说，就是：“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王卫平、鲁美妍在《新世纪高校题材创作的得失》（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小说情节的庸俗化和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符号化等是当前高校题材小说创作中突出的问题。黄玲以她丰厚的生活积累、精妙准确的选材、举重若轻的娴熟技法、淡然而带有温度的题材把握方式以及血肉丰满、概括力极强的人物塑造，规避了这些常见缺陷，显示了作者在敏锐、孤清背后的温厚、通达、豁然及洞悉人生、社会的智慧。

（刊于《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